跟苏东坡做邻居

◎文\陆荣

1 942年,我小学毕业,离开成都,到苏东坡的老家眉山县,进了当时的四川省立眉山中学。

学校在县城的西南角。校门前的大操场直铺到城墙脚下。隔壁就是半个三苏公园。说半个,是因为坐落在公园里的三苏祠已被驻军一位姓刘的师长占用做了师部,闲杂人等,不得入内。所以,邻居三年,我竟未能进过一次三苏祠,一睹东坡先生的泥塑真容。

地方军阀对这位古代文化名人颇为不恭,但学校却以与他比邻而居为荣。我们的校歌,第一句唱的就是:“岷峨翠秀灵,坡颖名清……”岷是岷江,峨是峨眉山。坡,自然是苏东坡了。

岷江雪浪,风送白帆,穿过县境南下。大晴天,登上城墙高处,能远远望见峨眉金顶那如眉的剪影。山川的灵气抚育出这位千年难遇的大诗人、大文豪,就住在我们的隔壁。近朱者赤,我们总会沾染一点岷峨的灵气或东坡的文气吧!

学校把东坡写入校歌,教文史的老师更把东坡的诗文引入课堂,给我们讲“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放,讲“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飘逸,讲“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的深邃意境,讲“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的深情真挚……老师在课堂上讲得头头是道,我们也听得津津有味,以致那些虚幻的情景和杜撰的故事慢慢变成我们想象中的真实。我们在半个三苏公园里的荷花池边朝读散步时,往往会想,也许东坡就是在这里丢下那枚石头,让秦少游以“投石击破水中天”对上苏小妹那“闭门推出窗前月”的难题吧!而荷塘边的小轩窗,也许就是苏东坡与亡妻梦中相会的现场呢!

三苏公园,我们想象中的东坡故居,是平静而美丽的,眉山县也是安静而美丽的。虽然抗战已经五六年,这里似乎并未受到战火的灼伤。县城里还保留着大片农田,站在城墙上登高望远,近处是良田美池桑竹绕,

远处是麦苗青青菜花黄,令人很自然地想起苏词中描绘的田园风光:“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熏”“道逢醉叟卧黄昏”的情景。

眉山真是那么远离战火、太平安乐么?好像也不尽然。进校不久,我就发现有些同班同学年龄比我大了许多。有的虽然年龄不是很大,却是娶了童养媳的丈夫或父亲。他们拼了命挤进初中一年级,是为躲避抽签当壮丁,来当童子军的。当时,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当了童子军,则是免抽的。

二十来岁当童子军,教室里同桌上课还不打紧,可当穿上童军服列队出操时,人,高矮悬殊,腿,长短不一。当童子军教官发令“向右看齐”时,没满十二岁、排在队尾的我,竟看不到排头那位大童子军的鼻尖。但就是这支队伍,竟接受过当时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的检阅,这是抗战8年中眉山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初中经历的一件大事。

大概1943年春天,冯玉祥将军路过眉山,要对县里的抗日军民发表演讲,地点就在我们学校和三苏公园门前的大操场。

我们全副童子军装,手持童子军棍,列队站在听讲军民的最前排,凝望着操场的入口,等待着这位有传奇经历的抗日将领的出现。可等了好久,操场入口处一直没有响动。一个穿戴着黑色大袄和布帽的高大身影,却从我们后方的三苏公园大门走了出来。原来,冯玉祥将军是借演讲前几分钟进了三苏公园,去参观那“闲杂人等,不得入内”的三苏祠去了。

演讲讲了些什么,我已完全记不得了,但冯玉祥将军参观过三苏祠的事,我却从未忘记。特别是后来,我读到过一本收录着冯玉祥将军在抗战时期所写的平民诗的小册子,里面有一句“一路汽车响嘟嘟,我同德全(将军夫人李德全)上成都”,也许就是路过眉山那次、在参观了三苏祠之后,沾染了点岷峨灵气写出来的吧!

“岷峨翠秀灵,坡颖名清”,到过眉山、喜爱东坡诗词的人,直接或间接总会沾一点岷江峨山的灵气吧。据我所知,与我同时期在眉山读书、但不同校的周纲,是省里著名的诗人;在眉山土生土长的徐康,不仅是诗人、四川省作协副主席,还是研究苏东坡的专家。而我,在眉山的时间很短,染的岷峨灵气也就较少较浅,只能在这里写点回忆文字,表示我对东坡的崇敬和对东坡故里的怀念。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体健家和社会安,磨难幸福紧相连。平常心态对财权。
战胜困难和挫折。包容充实过今天,欣逢盛世复兴攀。(肖桂珍《浣溪沙》)
评:“磨难”改作“艰辛”,使平仄合律。“财”改为“钱”,“兴”改作“登”。